

玛格丽特的 秘密

典藏版

Marguerite's Secret

蔡骏◎著

玛格丽特的
秘密
Marguerite's Secret
蔡骏◎著

典藏版

（典藏版）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玛格丽特的秘密 / 蔡骏著. —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 2011. 1

ISBN 978-7-5104-1549-4

I. ①玛… II. ①蔡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249186号

玛格丽特的秘密

作 者: 蔡 骏

责任编辑: 熊 嵩

封面设计: 余一梅

责任印制: 李一鸣 黄厚清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(100037)

发 行 部: (010) 6899 5968 (010) 6899 8733 (传真)

总 编 室: (010) 6899 5424 (010) 6832 6679 (传真)

<http://www.nwp.cn>

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

版 权 部: +8610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frank@nwp.com.cn

印 刷: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×1230 1/32

字 数: 210千字 印张: 9

版 次: 2010年12月第1版 2010年12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04-1549-4

定 价: 32.0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, 可随时退换。

客服电话: (010) 6899 8638

序：捧起爱人的头颅

■ 蔡骏

十七岁那年，我第一次读司汤达的《红与黑》。

书中第四十章名为“玛格丽特王后”，开头引用了一段《葡萄牙修女书简》——“爱情啊！为了让我们寻得欢乐，你什么样的疯狂达不到呢？”接着，于连就在餐厅里，看见德·拉莫尔侯爵的女儿玛蒂尔德小姐穿着一身重孝的黑色丧服。惊诧的于连不久得到答案——1574年4月30日，当时法国最英俊的青年德·拉莫尔，在巴黎的沙滩广场被斩首。德·拉莫尔是纳瓦尔国王亨利的忠臣，同时却是亨利的妻子——瓦卢瓦王朝的公主玛格丽特王后的情人。德·拉莫尔为了营救亨利国王，率领二百名骑士来到圣日耳曼墙下，结果遭到逮捕，并被下令处死。这位被斩首的德·拉莫尔，就是现在于连所服务的德·拉莫尔的祖先。而真正感动到让玛蒂尔德为之穿戴孝服的，却是瓦卢瓦王朝的末代公主，也是波旁王朝的开国王后——以多情与浪漫著称于史的玛格丽特王后，她在德·拉莫尔被斩首之后，竟然向刽子手要回了爱人的头颅。“第二天午夜，她捧着这颗头颅坐上她的马车，来到蒙玛特山脚下的一个小教堂里，亲手把它埋葬了。”因此，“德·拉莫尔小姐的名字叫作‘玛蒂尔德·玛格丽特’。”每年的4月30日，她都会身穿重孝的黑色丧服，纪念当年的祖先与玛格丽特王后。《红与黑》的最后，也是这个痴情大

胆的女子玛蒂尔德·玛格丽特，为死去的于连送终埋葬。我十七岁的脑中，总是挥之不去这段画面——十六世纪的巴黎深夜，一个黑衣女子，肤如白雪，发似乌木，手捧着爱人的头颅，沾着一身的血污，行走在卢浮宫的高墙之下……

2000年，我写了一个短篇小说：《爱人的头颅》，说的是不知什么年代，有个男人被斩首示众，可这被砍下的头颅却还有意识，看到自己心爱的女子从皇宫中逃出来，带着人头潜入山林之中隐居。许多年后，当这个女子变老死去，这颗爱人的头颅依然年轻如初。

在我的第二部长篇小说《诅咒》里，就用过这样一幅画面作为小说中的话剧海报——我想唯其如此的爱情，才够显示出生离死别的悲惨与壮丽吧。

后来，我依然对《红与黑》与玛格丽特王后的故事念念不忘，再加上正巧看了《玛戈王后》（法国片，阿佳尼主演，玛戈王后即玛格丽特，大仲马为之写过一部传奇的历史小说）的电影，于是想要为之写一部长篇的悬疑小说。

终于，2004年的10月到12月间，我创作完成了《玛格丽特的秘密》。说来让人惭愧的是，本书创作临近尾声之时，正是我那年心情最为郁闷低潮之时，一度中断了创作数周。不过，最后我还是抹去了泪水，继续敲打键盘完成最后几章，也算是告慰了玛格丽特王后与司汤达的在天之灵吧。

至于小说的内容，读过的人自然会记得，没读过的人我也无法剧透。只是，若你能在阅读《玛格丽特的秘密》的过程中，再去查找一下16世纪法国胡格诺战争的资料，包括关于瓦卢瓦王室与波旁王室的历史，你就会更加透彻于历史上主人公的命运，说不定也会联想到这个纷乱的世界中自己的人生。

几乎整个2005年，这部作品都在《萌芽》杂志上连载，直到2006年1月由接力出版社出版，感谢当时的责任编辑朱娟娟——巧合的是，正当五载之后《玛格丽特的秘密》精装典藏版出版之际，我的最新的长篇小说《谋杀似水年华》也刚刚在《萌芽》杂志上连载。同以前一样也要连载很长时间，整个2011年的上半年你们都会在《萌芽》上看到——不同的在于我已经长大了许多，《谋杀似水年华》也不再是关于历史与解谜的故事，而是关于我们现在生存的这个社会的反思，是另一种刻骨铭心的爱情。

当你看完这本《玛格丽特的秘密》的典藏版，就会知道在四百多年前，是谁谋杀了玛格丽特的似水年华。这也是她的全部悲剧的来源。

那么，你是否知道——是谁谋杀了我们的似水年华？

《玛格丽特的秘密》典藏版，还收入本人写于2000年的短篇小说《爱人的头颅》，以及我在2010年最新创作的中篇系列小说的开篇作《沉默兽》（长达六万字）。

最后，感谢你们多年来的陪伴！

如果，愿意继续在我的文字世界里徘徊，请跟随我在2011年揭开《谋杀似水年华》的谜底。

2010年11月19日星期五于上海



引子

∨
001

神秘羊皮书

∨
007

从上海到巴黎

∨
041

诺查丹玛斯如是说

∨
147

尾声

∨
173

跋：是念背后的野心

∨
175

.....



. 引子 .

Chapter.00

Preface



那不是人类的眼睛。

黑夜里那双睁大了的眼睛，发出骇人的光芒，直勾勾地盯着桌子上那不熄的蜡烛，白色烛火在幽暗的房间里不断摇曳，使得墙壁上反射出魔鬼般的投影。

其实，那不过是只硕大的老鼠而已。

幸好欧洲已不再是十四世纪了，否则这只老鼠的骤然出现，会把死人都吓得活过来。

“上帝保佑，让黑死病见鬼去吧！让圣巴托罗缪之夜见鬼去吧！让大鬼小鬼女鬼们见鬼去吧！阿门。”

这是阿兰·阿查巴尔特在临睡前做的祷告。

他穿着一件厚大的睡袍钻进被窝，却不敢把蜡烛吹灭——三周前的某个夜晚，巴黎街头碾过一辆囚车，阿查巴尔特战战兢兢地从窗户缝隙望出去，只见囚车上几个男人模糊的影子，毫无疑问他们即将被送上断头台。

那天凌晨，他做了个奇怪的噩梦，梦到囚车上一个男子的人头。梦醒后他浑身冷汗，呼吸困难，颤抖着打开窗户——他看到昏暗的街道上飘过一个白色的幽

灵，深色的长发高高扬起，一袭白衣上沾着猩红的血迹，手中竟捧着一颗血淋淋的头颅。

尽管阿查巴尔特出生在吸血鬼的故乡瓦拉几亚，但真正亲眼目睹鬼魂出没，还是有生以来第一次。

从此他过起了提心吊胆的日子，每夜都把窗户牢牢钉上，睡觉前不敢把蜡烛熄灭，任由老鼠在画架上窜来窜去，留下一摊摊颜料的脚印。

今夜还会不会响起可怕的车轮声？噩梦会不会再度降临？窗外的幽灵是否还在游荡？阿查巴尔特蜷缩在被窝里辗转反侧，每想到一样就会浑身战栗。

突然，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了起来。

连续不断的敲门声，让他想起了两年前的圣巴托罗缪之夜——不，是那个幽灵吗？

敲门声更加厉害了，外面有几个男人在叫着他的名字。至少不会是个女鬼吧，阿查巴尔特打开了房门，眼睛却被火把晃了一下，还没看清来人的模样，就被几只粗壮的手臂拽上了马车。

上帝啊，不会是绑票吧。阿查巴尔特用蹩脚的法语求饶起来：“尊贵的先生们，你们一定搞错人了，我是一个穷画家，没有老婆孩子，家里也没有值钱的东西。”

一个冷冷的声音回答：“你给国王画过像？”

“对，我是宫廷画家阿兰·阿查巴尔特，我以国王的名义恳求你们放了我吧。”

“我以王太后的名义请你出门。”

阿查巴尔特吓得再也不敢说话了，马车内有厚厚的窗帘，他看不到外面的街道，只感到车轮在石子路上飞快转动。

片刻之后，黑衣人将他拖下了马车，将一件干净的外套披在他身上，使他看起来有几分像贵族了。火把照亮了眼前巨大的房子，阿查巴尔特记得自己曾经来过这里，于是又一次惊叹道：“卢浮宫！”

来不及及惊叹完，他就被推进了一道边门，黑衣人带着他走上陡峭的旋转楼梯，在周而复始的圆圈中，不知爬了多少层台阶，才来到一扇巨大的铁门前。

两个魁梧的卫兵戴着头盔，拄着长柄战斧守在门前。黑衣人对卫兵耳语几句，卫兵便打开了铁门，后面还有个长长的回廊，阿查巴尔特心想自己进入卢浮宫最隐秘的心脏了。

他们在一扇巴洛克式的大门前停了下来，黑衣人有节奏地敲了敲门，大门缓缓打开，里面是间富丽堂皇的宫殿，虽然不大却装饰得异常考究。房间里坐着一个黑衣老妇人，旁边还有几个宫廷侍女。

老妇人看了阿查巴尔特一眼，便向里面房间挥了挥手。黑衣人架着他走了进去，阿查巴尔特低声说：“那个老妇人是谁？难道是王太后殿下？”

黑衣人狠狠捏了他大腿一把：“不准乱说话！否则杀了你！”

阿查巴尔特吓得魂飞魄散，只能跟着他走进里间。这房间要比外面的稍小一些，同样装饰得极度华丽，奇怪的是没有窗户，只是点着几十盏蜡烛，这是藏在卢浮宫里的一间密室。

房间里有张巨大的床，支着雕工精美的床架，上面铺着华贵的丝绸。墙壁上镶嵌着一面长方形镜子，看起来有些像画框。

但最最重要的是，镜子前坐着一位年轻的女子。

她穿着一件深色的宫廷长裙，露出了光滑洁白的前胸，黑色长发如海藻般自然垂下。在她那精灵般美丽的脸庞上，有一双几乎半透明的翡翠色眼睛，在白色的烛火下反射出诱人的光芒。

真是人间尤物——阿查巴尔特已经四十岁了，却从未碰过女人，看着眼前的女子不禁傻了。

黑衣人轻轻碰了碰他，把画架和颜料等工具放在他面前。

阿查巴尔特这才松了一口气——果然是请他来画像的。

奇怪，给宫廷画像也是正大光明的事情，何必要选在这深更半夜，还要经过迷宫般的几道关卡？巴黎的宫廷画家有十几位，哪一个不比阿查巴尔特有名啊，为什么偏偏选中他这个瓦拉几亚人？

其实，阿查巴尔特所谓的“宫廷画家”称号，只不过是给病中的查理九世国王画过一幅肖像而已。

那时国王已经病入膏肓了，据说那种病具有很强的传染性，竟没有一位画家敢为他画像，便只能找到穷困潦倒的阿查巴尔特。

眼前的美人已经端坐好了，旁边的侍女给她披上一条天鹅绒披肩，又给她戴上一副价值连城的琥珀耳环。侍女又添了几张烛台，使照在美人脸上的光线更亮了，不过身后却显得一片幽暗，就像暗夜里下凡来的天使（或女妖）。

在黑衣人的催促下，阿查巴尔特很快完成了准备工作，又仔细观察了一下画像的对象，一幅绝美的构图已显现于脑海。

黑衣老妇人也走进了里间，坐在旁边看着他画，老妇人那苍白的脸庞在烛光下分外恐怖，阴森的目光直勾勾地盯着画布和前面的美人。

阿查巴尔特赶紧在画布上勾勒出了美人的轮廓，在老妇人的眼皮底下，他开始用画笔涂抹颜料了。

整幅画用了三个小时，在这过程中她始终一动不动，只是偶尔眨眨眼睛，流露出某种特别的眼神，但她一句话也没有说，宛如哑巴美人。

当这幅肖像画完成时，阿查巴尔特已是满头大汗，画布前的美人也显得有些疲惫了，她低垂下眼帘，接过侍女端过来的杯子喝了口水。

阿查巴尔特抹了抹额头的汗，后退半步看着自己的作品，画布上端坐着一个绝世美人，半透明的翡翠色眼睛略带忧伤地盯着他，似乎想要倾诉什么。

圣母玛利亚，简直是个奇迹！他不敢相信眼前的画居然出自他自己的手笔，他想就算是乔尔乔涅或提香，也未必画得出这样的杰作。

不，他相信这幅画不是自己画的，而是上帝假借了他阿查巴尔特之手，这应该是上帝的作品，是上帝在操纵他的画笔。

阿查巴尔特的眼眶竟然有些湿润了，这是画家一生中最幸福的瞬间。

当他还没有从这短暂的沉醉中清醒过来时，黑衣老妇人向他摆了摆手说：“你可以走了。”

虽然对这幅画恋恋不舍，但阿查巴尔特还是站了起来，失魂落魄地准备离开了。

忽然，身后传来了一个年轻女子的声音：“对不起，先生。”

这声音就像碰撞的酒杯般清脆悦耳，让阿查巴尔特不由自主地回过头来。

原来是那美人说话了，但她的表情有些尴尬，随即微笑着说：“先生，您忘记签名了。”

对啊！阿查巴尔特拍了拍自己的额头，怎么连最重要的签名都忘了，这么杰出的惊世之作，一定要留下自己的大名，供后世万人景仰啊。他赶紧在画布的左下角，留下了自己的签名。

黑衣老妇人不耐烦地催促道：“快点走吧。”

他在离开房间的时候，偷偷回头瞥了一眼，只看见摇曳的烛火中，那美丽的女子露出了诱人的微笑。

天使还是魔鬼？

虽然心里还念着那美人，身体却被推出了房间。黑衣人领着阿查巴尔特回到

了走道里，再度穿过一个又一个铁门和回廊，离开了卢浮宫最隐秘的迷宫地带。

好不容易走到月光底下，阿查巴尔特结结巴巴地问：“先生，请问我的酬劳？”

黑衣人的嘴角撇了撇说：“放心，少不了你一个子儿。”

他将一个小袋子扔到了阿查巴尔特怀中，袋子里竟是分量十足的金币。

“圣母玛利亚！”

他强忍住心里的狂喜，低着头点起了金币。

突然，他感到喉咙口一阵冰凉，似乎有什么东西进到他的体内。糟糕！竟不能呼吸了，鲜血在咽喉部位流淌着，他想要大声喊救命，却什么声音都发不出。

黑衣人的利刃割断了阿查巴尔特的喉咙。

巴黎的夜空更加黑了，黑得他什么都看不到，黑得只剩下那美人的脸庞。

西元1574年5月19日，午夜。

. 第一部 .

神秘羊皮书

Chapter.01
Mysterious Sheepskin Scroll

◎ 2005年4月1日 · 上海 ◎

也许，从四百三十一年前巴黎的那个夜晚起就注定了。这个故事要从公元2005年的愚人节开始说起。

4月1日，星期五，一个阴冷潮湿的上海之春。

直到下午3点33分，当我踏入南京西路某大厦十三层的“云间网”公司，坐进嘉宾聊天室的时候，我昏昏沉沉的脑子，才像是被什么刺激了一下，突然意识到今天是什么日子。

我赶紧掏出手机看了看时间，没错，今天是4月1日，而且还是星期五。

我有些狐疑地看了看云间网的编辑MM们，只见她们正窃窃私语，大概是没想到我会这么年轻吧。

一个编辑MM回头看了看我，嘻嘻笑了笑说：“我们可以开始了吗？”

“为什么选在今天？”

“今天？你是说愚人节吗？呵呵，因为愚人节开玩笑是无罪的，等会儿就算说话夸张点，也没人会怪你的嘛。”

听了她的这番解释，我也只能甘拜下风。幸好今天她们请了我这么个老实

人，要是碰上如我的朋友L君、小D、老B诸位，岂不是要吹破了这栋四十层大楼的屋顶？

其实，我并不是太在意“愚人节”、“情人节”之类的洋节日，只是担心等会儿我作为嘉宾聊天说的话，会全被网友们当做愚人节的笑话听了去。

如果你看过《荒村公寓》和《地狱的第19层》两本书，就知道我为什么会如此担心了，因为这两本书卖得还算可以，引得许多读者和网友纷纷猜测，书中讲述的故事是否真有其事，我本人是否就是书中的某位男主人公，书中某位女主人公是否现在还游荡在地铁中。

正因为有了那么多的猜测和疑问，所以这家全国有名的门户网站——云间网，特意邀请我作为嘉宾来与全国各地的网友们聊天。虽说我也参加过N多次签名售书、电台访谈之类的活动，但面对江湖传闻中美女如云的云间网编辑MM们，确实还是有一些紧张的。

下午3点45分，云间网嘉宾聊天室正式开张。

美女主持人先向网友们介绍我一番，然后又提出了十几个无关痛痒的问题，虽然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，但我的回答还是小心谨慎的，不能让人家误读了我的意思。

但后面的网友提问就千奇百怪了，有个叫“MARZOLINI”的网友问：“我读过你的《地狱的第19层》，我想问问你知道地狱的第20层是什么。”

还有个网友的名字特别恐怖，大号“山村贞子”，“她”说：“我是在井底看完了你的《荒村公寓》的，我现在正从电视机里往外爬，可是我们这里突然停电了，我一半的身体被卡在电视机屏幕外爬不动了。对了，我想问你个问题——你和小枝又见过面了吗？”

这些网友的ID似乎全是从我的书缝里钻出来的，而那些千奇百怪的问题又弄得我焦头烂额，原来这就是愚人节的好处，可以让嘉宾们在聊天室里出尽洋相。

当我像受罪一样度过两个小时，预定的时间即将到点，准备早点脱离苦海时，突然出现了一个叫“德·拉莫尔”的网友。

德·拉莫尔？

这个奇怪的名字像幽灵般浮现在屏幕上，使我屏息静气地怔了好几秒钟，宛如有一根针扎进了我的脑子里。于是我闭上眼睛，绞尽脑汁地想着这个名字，似乎在很久很久以前，我就已经认识这个人了。

云间网的编辑MM轻轻拍了拍我：“你没事吧？”

我哆嗦了一下睁开眼睛，看到屏幕上已经多了一行文字——

网友德·拉莫尔：我看过你的小说《爱人的头颅》，女主人公抱走了被斩首的爱人的头颅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写？是因为司汤达的《红与黑》吗？

看着屏幕上的这段文字，我脑子里的那根针似乎扎得更深了，让我忘记了刚才的所有问题，眼前似乎只剩下一轮如钩的弯月……

那是不知多少年前的时代，一个白影从红墙碧瓦中闪出来，她的脚步仿佛是丝绸做的，轻得没有一点声音，素衣包裹着撩人的身体，神出鬼没地来到城门下。她将爱人的头颅捧在怀中，那一袭奔丧的孝服，被人头的血渍擦上几点，宛若暗夜中绽放的梅花。人头移过她白皙的脖子、胭脂般的红唇和深潭似的眼睛。她大胆地与头颅对视着，直到火热的红唇与爱人死去的嘴唇紧紧贴在一起。

奇怪，在2005年4月1日这个愚人节的下午，在云间网的嘉宾聊天室里，我忽然沉浸到了五年前写的一篇小说之中，以至于几乎不可自拔，忘记了身边几位网站编辑MM的存在。

当我浮出小说的深潭大口呼吸，才看到周围MM们奇怪的神色，她们大概以为我神经质了吧。我尴尬地苦笑了一下：“不好意思，也许我碰到过去的朋友了，请回答他，‘你猜得没错，知道玛格丽特吗？’”

编辑MM停顿了片刻，抬头问我：“只有这点吗？”

“对，就这么回答他吧。”

几分钟后，这场嘉宾聊天终于结束了。本来不想留下来吃晚饭的，但看看周围美女如云，换作谁都无法抵抗，只能随着她们来到大厦二楼，在一家杭州菜馆涮了一顿。

面对着一桌的MM们，照理说应该精神抖擞才是，可我却心不在焉，人家都说了几条大段子了，可我还不知所云，弄得她们都挺尴尬的。

其实，我心里还想着刚才聊天室里，那个叫“德·拉莫尔”的网友提出的问题——为什么女主人公要抱走被斩首的爱人的头颅？

席间我没有碰一滴酒，MM们说的段子我也全没听进去，只有这奇怪的问题一直纠缠着我，就像“德·拉莫尔”这个似曾相识的名字。

不，我不能再留下去了，耳畔似乎总是响着一个声音，不断催促我离开这里。

晚上八点，我匆匆地告别了她们，走出这栋四十层写字楼的大门。

愚人节的夜晚。

南京西路是上海最布尔乔亚的地方，连两边的梧桐树上都挂满了灯，照亮了依偎在一起的时尚男女们。

其实我们每天都在过愚人节。

忽然，身旁有了一种怪怪的感觉，就像一阵冷风拂到了脸上。还没等我转身，耳边就响起一个年轻男子的声音：“对不起，请问你是《地狱的第19层》的作者吗？”

我赶紧后退一步，在写字楼门口的广告灯箱前，才看清了那个人——他看起来非常年轻，只有二十出头的样子，瘦高而挺拔的个子，浑身上下穿着黑色的衣裤，与这街头的夜色很相配。

他的动作非常诡异，一边向我靠近过来，一边还不断地向四周张望，就好像有人在跟踪他。

我的警惕性也提了起来，侧了侧身子说：“对，就是我，你怎么会知道的？”

“我在书上看到过你的照片的。”在广告灯箱的照射下，对方的脸也渐渐清晰了起来，他看上去更像是个大学生，两只眼睛虽然不是很大，但又黑又亮，脸庞苍白而消瘦，鼻子和嘴唇都挺漂亮的，乍一看有几分像周杰伦。

“那你又怎么知道我会在这里？”

“其实，我已经在这里等了你两个多钟头了。”他的声音又轻又沉，似乎一出口就被风吞没，他又小心翼翼地看了看周围，躲到广告灯箱的侧面说，“我知道今天下午，你会在云间网的嘉宾聊天室做客，所以特地在这里等着你。”

怪不得刚才吃饭的时候，我心里总是七上八下的——过去听老人们说，当有人在等你的时候，你心里就会有某种感应了。

可我还是摇了摇头，说：“你说你在楼下等了我两个小时？”

“是的，下午我就在马路对面的网吧里上网，我也进入了云间网的嘉宾聊天室，等你的嘉宾聊天结束以后，我立刻从网吧里出来，到大楼底下来等着你。”

“可我要是从大楼的另一个门出去呢？”

他沉默了片刻，嘴角露出诡秘的笑：“不，你不可能从后门出去的，我知道你一定会从这个门出来——我的预感不会错的。”

最后一句话的口气有点像巫师，与他的年龄很不相称。忽然，我意识到自己可能对此感兴趣了，这让我更加警惕和不安起来，赶紧冷冷地问道：“够了，你究竟是谁？为什么要找我？”